

# 中国现当代散文极品

杂文卷

主编 张椿董静如

- 讽谏篇
- 闲适篇
- 性爱篇



北京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责任编辑 赵雪芹  
美术编辑 徐光毅

中国现当代散文极品

杂 文 卷

张 椿 董 建 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

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282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378—1499—6

I·1459 本册定价:12.8 元  
全套定价:25.6 元

# 序

董静如

本集子选辑了我国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期间海峡两岸著名作家的著名杂文、小品共一百零三篇。这些杂文无论是评述是非、漫谈见解，还是针砭时弊、议论得失，都简捷明快、迅速直接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政治风云、饮食男女，感应了时代的脉搏、社会的风尚、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利害，并表达了个人的喜怒哀乐，抒发了作者的好恶之情。这些杂文探求哲理，不平则鸣，立意新锐，善抒真情，用典讲究，语言幽默、犀利，正映了夏衍的一句著名论断：“杂文是诛伐邪恶，匡正时弊的武器，又是一种可使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的文体。”

鲁迅以毕生的精力，披荆斩棘，开垦了杂文这片土地，“直刺得满身是血”。而后，几十年来，又有多少作家辛勤耕耘在这片土地上，其中包括港台享有声誉的老作家和新秀，他们始终坚持着战斗，使祖国的杂文园地中代代结出硕果，既有益于民众，又有益于社会。

鲁迅在他的《且介亭杂文集》序言中写道：“这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当然不敢说是史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

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是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中国现当代散文极品·杂文卷》从讽喻、闲适、性爱三个不同角度选出的百余篇杰作，就是向当代读者奉献的“八宝箱”，一经打开，定会“光辉灿烂”，给读者以无尽的启迪。

应该说明，杂文、小品、随笔都是时代思潮的反映。透过这些瑰宝，我们可以窥见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杂文卷》集中二、三十年代的作品篇数较多，当代作品相对较少，它表明了我们的一种态度，即这并不是我们要站在过去，否定现在和未来，而是要站在现在，不忘记过去，不抹杀和割断历史的进程。历史是在不断流动的，继承过去的宝贵遗产，可以激励我们在杂文这片传统的土地上，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

最后，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对有些作家的通讯地址一时没有查清，所以未能及时征求意见就选了篇子，在此谨表歉意，并请有关作家及其亲属见到本书后，随时和我们联系，以便奉上稿酬；感谢之至，不胜言表。

一九九五年六月

# 目 录

## 讽谏篇

|     |                             |    |
|-----|-----------------------------|----|
| 胡 适 |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 1  |
| 李大钊 | 再论问题与主义·····                | 5  |
| 梁实秋 | 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 (摘录) ·····       | 11 |
| 鲁 迅 | 文学与出汗 ·····                 | 13 |
| 梁实秋 | 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            | 15 |
| 鲁 迅 |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         | 18 |
| 梁实秋 | “无产阶级文学” ·····              | 34 |
| 冯乃超 | 文艺理论讲座 ·····                | 37 |
| 梁实秋 | “资本家的走狗” ·····              | 39 |
| 鲁 迅 |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        | 41 |
| 陈西滢 | 闲话二则(之一) ·····              | 43 |
| 鲁 迅 | 并非闲话(二) ·····               | 44 |
| 鲁 迅 | “醉眼”中的朦胧 ·····              | 47 |
| 李初黎 | 请看我们中国的 Don—Quixote 的乱舞 ··· | 52 |
| 林语堂 | 让娘们干一下吧 ·····               | 61 |
| 鲁 迅 | 娘们也不行 ·····                 | 64 |
| 曹聚仁 | 杀错了人 ·····                  | 66 |
| 鲁 迅 | 《杀错了人》异议 ·····              | 68 |
| 林默涵 | 讽刺和歌颂 ·····                 | 70 |
| 巴 金 | 直言 ·····                    | 72 |
| 胡 适 | 差不多先生传 ·····                | 74 |

|     |                |     |
|-----|----------------|-----|
| 柏 杨 | 一盘散沙 .....     | 76  |
| 吴 含 | 论贪污 .....      | 78  |
| 廖沫沙 | 官僚与贪污 .....    | 84  |
| 李宗吾 | 求官六字真言 .....   | 86  |
| 李宗吾 | 做官六字真言 .....   | 89  |
| 李宗吾 | 办事妙法 .....     | 92  |
| 周作人 | 沉默 .....       | 95  |
| 周作人 | 碰伤 .....       | 97  |
| 周作人 | 麻醉礼赞 .....     | 99  |
| 杜重远 | 要面子不要脸 .....   | 102 |
| 朱自清 | 论诚意 .....      | 104 |
| 姚雪垠 | 论潇洒 .....      | 107 |
| 聂绀弩 | 论发脾气 .....     | 110 |
| 郁达夫 | 谈健忘 .....      | 113 |
| 林语堂 | 论踢屁股 .....     | 115 |
| 鲁 迅 | 谈皇帝 .....      | 118 |
| 鲁 迅 |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 | 120 |
| 周作人 | 关于儿童的书 .....   | 123 |
| 俞平伯 | 读书的意义 .....    | 126 |
| 夏 衍 | 野草 .....       | 129 |
| 龙应台 | 正眼看西方 .....    | 131 |
| 丰子恺 | 口中剿匪记 .....    | 135 |
| 林语堂 | 忆狗肉将军 .....    | 137 |
| 老 舍 | 鬼与狐 .....      | 140 |
| 马南邨 | 王道和霸道 .....    | 143 |
| 马南邨 | 一个鸡蛋的家当 .....  | 146 |
| 吴 晗 | 谈《三字经》 .....   | 148 |

## 闲适篇

|     |              |     |
|-----|--------------|-----|
| 梁实秋 | 生命·····      | 151 |
| 罗 兰 | 中国式悠闲·····   | 154 |
| 梁实秋 | 早起·····      | 159 |
| 夏 捷 | 恋夜·····      | 162 |
| 梁实秋 | 运动·····      | 164 |
| 钱钟书 | 论快乐·····     | 167 |
| 钱歌川 | 用钱的快乐·····   | 171 |
| 余光中 | 借钱的境界·····   | 174 |
| 张爱玲 | 天才梦·····     | 178 |
| 张晓风 | 别名别名·····    | 181 |
| 梁实秋 | 谦让·····      | 183 |
| 王 力 | 穷·····       | 186 |
| 王 力 | 富·····       | 189 |
| 庐 隐 | 吹牛的妙用·····   | 192 |
| 陶菊隐 | 生意经·····     | 195 |
| 巴 金 | 赌·····       | 207 |
| 刘冠梧 | 赌之哲学·····    | 211 |
| 梁遇春 | 论麻雀及扑克·····  | 213 |
| 王 力 | 请客·····      | 217 |
| 梁实秋 | 理发·····      | 220 |
| 陈克环 | 谈“吃”·····    | 223 |
| 林语堂 | 我的戒烟·····    | 227 |
| 钱歌川 | 吸烟闲话(二)····· | 231 |
| 王鼎钧 | 欲·····       | 235 |
| 郁达夫 | 说食色与欲·····   | 238 |
| 丰子恺 | 吃瓜子·····     | 240 |
| 林语堂 | 缠足·····      | 246 |
| 梁实秋 | 骂人艺术·····    | 250 |

|     |               |     |
|-----|---------------|-----|
| 钱歌川 | 也是人生·····     | 255 |
| 鲁 迅 | 论“他妈的!” ····· | 259 |
| 徐志摩 | 羊和猫·····      | 263 |
| 梁启超 | 学问之趣味·····    | 265 |
| 朱光潜 | 我与文学·····     | 269 |
| 董 桥 | 辫子的没落·····    | 272 |
| 沈从文 | 美与爱·····      | 274 |
| 林语堂 | 论解嘲·····      | 278 |
| 梁遇春 | 人死观·····      | 280 |
| 董 桥 | 形象弄人·····     | 286 |

## 性爱篇

|     |              |     |
|-----|--------------|-----|
| 鲁 迅 | 我之节烈观·····   | 289 |
| 周作人 | 性的解放·····    | 298 |
| 鲁 迅 | 男人的进化·····   | 303 |
| 林语堂 | 论性的吸引力·····  | 305 |
| 张爱玲 | 谈女人·····     | 311 |
| 林语堂 | 理想中的女性·····  | 321 |
| 林语堂 | 恋爱和求婚·····   | 325 |
| 梁实秋 | 女人·····      | 329 |
| 梁实秋 | 男人·····      | 333 |
| 冯和仪 | 论女子交友·····   | 336 |
| 冯和仪 | 真情善意和美容····· | 341 |
| 沈松泉 | 少女与妇人·····   | 345 |
| 林语堂 | 论裸体·····     | 347 |
| 周作人 | 关于通奸·····    | 351 |
| 沈松泉 | 肉的鉴赏·····    | 354 |
| 冯和仪 | 论夫妻吵架·····   | 357 |
| 聂绀弩 | 论怕老婆·····    | 363 |

##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 适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

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查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

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甚么样的效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 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三十一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 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什不

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踪影，永久不能消灭。从前信奉英国的 Owen 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 Fourier 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 派与 Fourier 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 Noeyes 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 Owen 主义的新部落，Fourier 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是 Owen 主义者，又不是 Fourier 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心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然。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象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划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做，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

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推翻爱新觉罗家族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般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在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势使合于现代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 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 Bonar 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

质,就难免招假冒招牌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良善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宣传。因为有假冒牌号的人,我们越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什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游欧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真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

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o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的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说，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哪里知道 Bolshevism 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词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词，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